

<<迦陵论词丛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迦陵论词丛稿>>

13位ISBN编号：9787301132777

10位ISBN编号：7301132778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叶嘉莹

页数：2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迦陵论词丛稿>>

前言

北大出版社最近将出版一系列我多年来所写的论说诗词的文稿，而题名为《迦陵著作集》。前两种是我的两册专著，第一册是《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此书原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台湾各大学讲授“杜甫-诗”专书课程时之所撰写。

当时为了说明杜甫诗歌之集大成的成就，曾利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访了台湾各大图书馆，共辑录得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三十五家，不同之版本四十九种。

因那时各图书馆尚无复印扫描等设备，而且我所搜辑的又都是被列为珍藏之善本，不许外借，因此所有资料都系由我个人亲笔之所抄录。

此书卷首曾列有引用书目，对当时所曾引用之四十九种杜诗分别作了版本的说明，又对此《秋兴》八诗作了“编年”、“解题”、“章法及大旨”的各种说明。

至于所谓集说，则是将此八诗各分别为四联，以每一联为单位，按各种不同版本详加征引后做了详尽的按语，又在全书之开端写了一篇题为《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长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七律一体之形成与演进及杜甫之七律一体在其生活各阶段中之不同的成就，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此书于1966年由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

其后我于1981年4月应邀赴四川成都参加在草堂举行的杜甫学会首次年会，与会友人听说我曾写有此书，遂劝我将大陆所流传的历代杜诗注本一并收入。

于是我就又在大陆搜集了当日台湾所未见的注本十八种，增入前书重加改写。

计共收有不同之注本五十三家，不同之版本七十种，于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计时与台湾之首次出版此书盖已有整整二十年之久。

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将重印此书，则距离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出版又有二十年以上之久了。

这一册书对一般读者而言，或许未必对之有详细阅读之兴趣，但事实上则在这些看似繁杂琐细的校辑整理而加以判断总结的按语中，却实在更显示了我平素学诗的一些基本的修养与用功之所在。

因而此书出版后，遂立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即如当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周策纵教授，就曾写有长文与我讨论，此文曾于1975年发表于台湾出版之《大陆杂志》第五十卷第六期。

又有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任教的郑树森教授在其《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中也曾提及此书，以为其有合于西方结构主义重视文类研究之意(郑文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所刊印之《比较文学丛书》中郑著之《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

更有哈佛大学之高友工与梅祖麟二位教授，则因阅读了我这一册《集说》，而引生出他们二位所合作的一篇大著《分析杜甫的(秋兴)——试从语言结构入手做文学批评》，此文曾分作三篇发表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

直到去年我在台湾一次友人的聚会中还曾听到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台湾所出版的我的诸种著作中，这是他读得最为详细认真的一册书。

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将重印此书，我也煎望能得到国内友人的反响和指正。

第二册是《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此书也是一册旧著，完稿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

原来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王国维的生平”，此一编又分为两章，第一章为“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第二章为“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这两章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发表；下编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此一编分为三章，第一章为“序论”，第二章为“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第三章为“《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这些文稿曾先后在台湾的《文学批评》及香港的《抖擞》等刊物上发表，但因手边没有相关资料，所以不能详记。

此书于1980年首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继之又于198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并曾被当日台湾的一些不法出版商所盗版。

这册书在最初于香港出版时，我曾写有很长的一篇《后叙》，并加有一个副标题《略谈写作此书之动机、经过及作者思想之转变》，文中略叙了我婚前婚后的一些经历，其中曾涉及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中

<<迦陵论词丛稿>>

我家受难的情况。

台湾的“明伦”与“源流”两家出版社盗版，一家虽保留了此一篇《后叙》，但将其中涉及台湾的地方都删节为大片的空白，并在空白处用潦草的笔迹写有“此处不妥·故而删去”等字样；另一家则是将此一篇《后叙》完全删除(据台湾友人相告云，他们曾将删去的《后叙》另印为一本小册子，供读者另行购买)。

直到2000年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叶嘉莹著作集》一系列著作时收入此书，才又将此篇《后叙》补入书中，同时并增入了一篇《补跋》。

那是因为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国维全集·书信》一书，其中收入了不少我过去所未见的资料；且因为我自1979年回国讲学，得以晤见了几位王国维先生的及门弟子，也由他们提供了我不少相关的资料；更因为《王国维全集·书信》一书出版后，曾相继有罗继祖先生及杨君实先生在国内之《读书》、《史学集刊》与香港之《抖擞》及台湾之《“中国时报”》诸刊物中发表过一些论及王国维之死因及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谊的文字。

凡此种种，其所见当然各有不同，所以我就又写了一篇《补跋》，对我多年前所出版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又作了一些补正和说明。

这些资料，如今都已收入在北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这一册书中了。

至于原来被河北教育出版社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曾收入在他们所出版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有关王氏《人间词话》及《人间词》的一些单篇文稿，则此次结集时删去，而另收入其他文集中。

因特在此作一简单之说明。

第三册是《迦陵论诗丛稿》。

此书共收入了我的论诗文稿十五篇，书前有缪钺先生所写的一篇《题记》。

这是我平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唯一有人写了序言的一册书。

那是因为当中华书局于1982年要为我出版这一册书时，我正在成都的四川大学与缪先生合撰《灵谿词说》。

我与缪先生相遇于1981年4月在草堂所举行的杜甫研究学会之首次年会中。

本来我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就读过先生所著的《诗词散论》，对先生久怀钦慕，恰好先生在1980年也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迦陵论词丛稿》，蒙先生谬赏，许我为知音，并邀我共同台撰《灵谿词说》。

因此当中华书局将要为我出版《迦陵论诗丛稿》一书时，先生遂主动提出了愿为我撰写一篇《题记》作为序言。

在此一篇《题记》中，先生曾谓我之论陶渊明诗一文可以摆脱纷纭之众说而独探精微；论杜甫《秋兴》八首一文可以尚论古人而着眼于现代；又谓我之《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一文寄托了自己尚友千古之远慕遐思，《从李义山之时代问题》两篇文稿都毒我“多年前讲课时之教材，并非专力之作”，则先生所言极是。

这两篇写得都极为简略，我原来曾想将之删除，但先生以为此二文一则“融繁入简”，一则“考证详明”，颇“便于教学参考”，且可以藉之“见作者之学识工力”。

因先生之谬赏，遂将之保留在此一集中，直至今日。

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加说明的。

另外先生又曾于《题记》中评介了我的一些诗词之作，我对此也极感惭愧。

但先生之意主要盖在提出“真知”之要“出于实践”，这自然也是先生一份奖勉后学之意，所以我乃不惮烦琐，在此一一述及，以表示我对先生的感激和怀念。

本书最后还附有我的一篇《后叙——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体验》，此文主要是叙写我个人研读态度之转变与写作此类文字时所结合的三种不同的方式。

凡此种种读者自可在阅读中获知，我在此就不一一缕述了。

第四册是《迦陵论词丛稿》。

此书共收论文八篇，第一篇标题为《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原是1980年上海古籍为我出版此同一标题的一册书时所写的一篇《后序》。

当时因中国开放未久，而我在海外所选说的一些词人则原是在国内颇受争议的作者。

<<迦陵论词丛稿>>

所以就写了此一篇《后序》，特别提出了对于作品之衡量应当以感发之生命在本质方面的价值为主，而不应当只着眼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情事。

这在词的讨论中较之在诗的讨论中尤为重要。

因为诗中所叙写的往往还是作者显意识中的情志，而词体在最初即不以言志为主，所以词中所表现的往往乃正是作者于无心中的心灵本质的流露。

这种看法，直到今日我也未曾改变，所以我就仍取用了这一篇《后序》，作为北大出版社所出版的我的这一册同名之著作的《前言》。

至于此书中所收录的《温庭筠词概说》、《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大晏词的欣赏》、《拆碎七宝楼台》与《碧山词析论》及《王沂孙其人及其词》诸篇，则与我在《唐宋名家词论稿》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些分别论说各家词的文稿，虽在外表篇目上看来似颇有重复之处，但两者之间其实有相当大的不同。

此一书中所收录的大多以论说作品为主，所以对各篇词作都有较详的论说和赏析。

而《唐宋名家词论稿》则主要以论说每一位作者之整体风格为主。

而且凡是在此一册书中所论述过的作者和作品，在另一册书中都因为避免重复而作了相当的删节。

所以有些读者曾以为我在《唐宋名家词论稿》一书中对于温、韦、冯、李四家词的论述颇为简略，与论说其他名家词之详尽者不同，那就正因此四家词既已在此书中作了详细论述，因之在另一册书中就不免简化了的缘故。

至于此一册书中所收录的《王沂孙其人及其词》，则是写于《唐宋名家词论稿》以后的作品，所以在论述方面也作了避免重复的删节。

因此读者要想知道我对名家词之全部论见，实在应该将这两册书合看，才会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

至于这一册书所收的最后一篇《论陈子龙词——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谈令词之潜能与陈子龙词之成就》一文。

则是在这一册书中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作品。

当时我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唐宋词转移到了清词，只不过因为陈子龙是一位抗清殉明的烈士，一般为了表示对陈氏之尊重，多不愿将之收入清代的词人之中。

这正是当年龙沐勋先生以清词为主的选本只因为收入了陈子龙词而竟把书名改为《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缘故。

而我现在遂把《论陈子龙词》一文收入了不标时代的这一册《迦陵论词丛稿》之中了。

不过读者透过这一篇文稿的论说已可见到，此文已是透过论陈子龙词对前代唐宋之词所作的一个总结，而且已谈到了陈词与清词复兴之关系，可以说正是以后论清词的一个开始了。

第五册《唐宋词名家论稿》，这一册书可以说是在我所出版过的各种论词之作中论说最具系统、探讨也最为深入的一本书。

那是因为这册书的原始，是来自缪钺先生与我合撰的《灵谿词说》。

关于缪先生与我合作的缘起及《灵谿词说》一书编撰之体例，我在该书中原写有一篇《前言》，标题为《谈撰写此书的动机、体例以及论词绝句、词话、词论诸体之得失》。

《灵谿词说》一书于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十年以后当河北教育出版社要为我出版《迦陵著作集》的系列书稿时，曾征询得上海古籍之同意，把《灵谿词说》一书中我所撰写的一部分收入此一系列著作中，而改题为《唐宋名家词论稿》。

此书共收入我所撰写的论文十七篇，除了第一篇《论词的起源》以外，以下依时代先后我分别论述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陆游、辛弃疾、吴文英及王沂孙共十六位名家的词作。

我在当时所写的那一篇《前言》中，厚曾提出过说：“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

”又说：“如果我们能对每一点的个体的趋向，都以说明文字加以提示，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

”又说：“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

<<迦陵论词丛稿>>

”如今我所选说的这十六位词人虽不能代表唐宋词之整体的发展，但也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词之发展的过程。

这与我在《前言》中所写的理念自然尚有一段距离，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者或者也可以从这一册书中窥见我最初的一点“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的既能“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也能得到“史的知识的满足”的一种卑微的愿望。

所遗憾者，这册书既是我个人的著作，遂未能将当曰缪先生所撰写的二十二篇论文一并收入。

不过，缪先生已出版了专集，读者自可参看。

而我在本书之后则也仍附录了缪先生所撰写的二十二篇的篇目，用以纪念当初缪先生与我合作的一段情谊和因缘。

第六册《清词丛论》，此一册书共收论文十一篇，第一篇《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此文原是一篇讲演稿，本不应收入著作集中，而竟然收入了进来，其间盖有一段因缘。

原来早在1993年4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曾举办了一次国际词学会议，会议中文哲所的林玫仪教授曾邀我为文哲所即将出版的一系列论词丛书撰写一册论清词之专著。

当时我因为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便已写有几篇论清词的文稿，所以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林教授的要求。

岂知会议之后我竟接连不断地接受了赴各地讲学和开会的邀请，自计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乃商得林教授的同意，邀请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与我共同合作，订出了我们各写四篇文稿以集成一书的约定。

及至1996年截稿时间已至，陈先生所担任的四篇文稿已全部写作完成，而我却仍欠一篇未能完卷。

因此林教授遂临时决定邀我再至文哲所作一次讲演，而将此次讲演整理成一篇文稿收入其中。

那就是本书所收的第一篇文稿《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

所以此文原系讲稿，这是我不得不在此作出说明的。

至于本书所收录者，则除去前所叙及的讲稿外，尚有自《清词名家论集》中收入的三篇文稿，计为：

1.《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 2.《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 3.《说张惠言五首：兼谈传统士人之文化修养与词之美感特质》。

此外本书还增入了自他处所收入的七篇文稿，计为： 1.《论纳兰性德词》(此文原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因手边无此刊物，对发表之年月及期数未能详记，下篇亦同)； 2.《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此文原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其后曾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之《迦陵论词丛稿》)； 3.《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与晚清的史词》(本文也是由讲稿整理而成的，原来是因为2000年夏天台湾中研院曾举行过一次“谈文学与世变之关系”的会议，在此会议前后我曾做过几次相关的讲演，本文就是这些讲演的录音整理稿)；

4.《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 5.《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 6.《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以上三篇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之《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之《附录》中选录增入)；

7.《记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手抄稿本(迦陵词)》(本文原是为南开大学图书馆成立80年所写的一篇文稿，其后被台湾桂冠图书分司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收入其系列论丛的《清词散论》一书中，现在是据此书增入)。

从以上所写的对本书内容之说明来看，则此书所收录的各文稿其时间与地域的跨度之大，已可概见一斑。

因特作此说明，供读者之参考。

第七册《词学新诠》，此书共收论文六篇。

但第一篇题名为《迦陵随笔》之文稿，其所收之随笔实共有十五则之多，这一系列的随笔，是我于1986至1988两年间，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位编辑朋友之邀约而写作的。

当时正值“文革”后国家对外开放未久，一般青年多向往于对西方新学的探寻，所以就有朋友劝我尝试用西方新说来谈一谈古代的词论。

因而这十五则随笔所谈的虽然主要仍是传统的词学，但先后引用了不少如诠释学、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西方的文论。

其后又因每则随笔的篇幅过于短小，遂又有友人劝我应写为专文来对这些问题详细加以讨论，因此我

<<迦陵论词丛稿>>

遂又于1988年写了一篇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曾刊于1989年第2期之《中华文史论丛》)。

而适值此时又有其他一些刊物向我索稿,我遂又先后撰写了《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及《对传统词学中之困惑的理论反思》两篇文章(前者曾于1997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学刊》第一期;后者曾于1998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四期)。

而在此之前,我实在还曾引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写过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曾于1992年分上下两期发表于台湾出版的《中外文学》第20卷之第8期与第9期。

最后还有一篇题为《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文稿,此文本是为2000年在台湾“中研院”召开的“文学与世变之关系”的国际会议而写作的,其后曾发表于《天津大学学报》2003年之第2期与第3期。

以上六篇文章都曾引用了不少新的西方文论,因此遂一同编为一集,统名之为《词学新诠》(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也曾出版过与此同名的一册书,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中,但北大此书之所收入者则实在较台湾同名的一册书增加了更多的内容。

因此遂在此结尾处略加说明)。

第八册是《迦陵杂文集》。

此书收集我多年来所写的杂文成册,其实我这些“杂文”与一般人所说的杂文在性质上实在颇有不同。

一般所说的杂文,大都是作者们随个人一时之见闻感兴而写的随笔之类的文字,而我则因为工作忙碌,平时实在从来不写这种杂文。

我的这些所谓的“杂文”,实在都是应亲友之嘱而写的一些文字。

其间有一大部分是“序言”,另有一些则是悼念的文字。

至于附录的一些所谓“口述杂文”则大多是访谈的记录,或应友人之请而由我讲述再由学生们记录的文字。

这一册杂文集自然卑之无甚高论,但亦可因此而略见我生活与交游之一斑。

因作此简短的说明。

<<迦陵论词丛稿>>

内容概要

《迦陵论词丛稿》真实地记录了作者从事词学研究五十年来，由对个别词人词作的评赏到反思词学批评理论的不懈求索的坚实足迹。

作者有意选择了一些不崇高、不完美的作品，认为衡量优秀词作应当以其感发之生命在本质方面的价值为主，而不应只着眼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情事。

词体在最初即不以言志为主，所以词中所表现的往往乃正是作者于无心中的心灵本质的流露。

<<迦陵论词丛稿>>

作者简介

葉嘉瑩，号迦陵。

1924年出生于北京，20世纪40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

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两大学任兼职教授。

60年代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

后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曾于80年代至90年代再度赴美，在耶鲁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讲学，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自1970年代末回国讲学，先后任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客座教授，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

<<迦陵论词丛稿>>

书籍目录

《迦陵著作集》总序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温庭筠词概说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大晏词的欣赏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碧山词析论——对一位南宋古典词人的再评价王沂孙其人及其词论陈子龙词——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谈令词之潜能与陈子龙词之成就

<<迦陵论词丛稿>>

章节摘录

温庭筠词概说 一 前言 我于早岁读词之时，对温庭筠词，颇为不喜。暇尝自思其故，以为盖有二因。

一则，当时我方年少，偏重感情，耽爱幻想，故于文艺亦偏爱主观之作。其于作品之中，表现有对理想追求之热望与执著或幻灭之悲哀与叹息，足以激动人之心怀，使之荡气回肠而不能自己者，则为我所深爱；反之，若其作品但持冷静之观照，作客观之描摹，则虽其作品极为精美，亦为我所不喜。而温庭筠词则近于后者。此我所以不喜温词之理由一也。

再则，我性疏略简易，不喜华丽雕饰之作，故于诗之陶、谢二公，则我偏爱陶之自然，于李、杜二公，则我偏爱杜之朴拙。词亦然。

以温、韦二家言之，则我宁取韦之清简劲直，而不喜温之华美秾丽，以其过于艳、过于腻，似少纯真朴质之美，与我之天性颇远。此我所以不喜温词之理由二也。

夫温庭筠词既为我性之所不喜，有如上述矣，而今竞取而说之者，其故盖有二端。一为在己之原因。

岁月易逝，瞬焉已过三十，韶华既渐入中年，情感亦渐趋淡漠，而近十年中忧患劳苦之生活，更颇有不为外人知，且不足为外人道者。

辛稼轩《丑奴儿》词云：“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我今颇亦自感过去所耽爱之热望与执著之既为空幻，而悲哀与叹息则更为无谓，因之，近年来写作之途径乃逐渐由创作转为批评，而欣赏之态度亦逐渐由主观转为客观矣。

且也，我之天性中原隐有矛盾之二重性格：一为热烈任纵之感情；一为冷静严刻之理智。此矛盾之性格，在现实生活中，虽不免多害而少益，然而以文学欣赏言之，则或者尚能无违古圣“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之遗训也。

而况老大忧患之余生，主观之感情已敛，客观之理智渐明，故我过去于温词虽无深爱，而今乃竞取而说之，自知不能有何高见深会，惟冀能为个人欣赏态度转变之一验耳。此我所以取温词而说之之理由一也。

另一则为在人之原因。

今年夏，许诗英先生为《淡江学报》向我索稿，且云交卷之期可以迟至寒假之后，私意以为来日方长，颇多余裕，遂欣然允诺；更因当时方为人写得说静安词小文一篇，忽动说词之念，因告许先生云，我将取唐五代温、韦、冯、李四家词一说之。

端己之清简劲直，正中之热烈执著，后主之奔放自然，皆所深爱；至于飞卿词，则我对之既无深爱，原不敢妄说，惟以飞卿词既为唐、五代一大宗师，列入之似较为完整耳。

此意虽定，而今年暑假期中，烦杂之事颇多，遂迟迟未能着笔。

而九月中许先生又告我云，《淡江学报》近已决定提前于十一月八日校庆时出刊，因之文稿必须于十月中旬交卷。

时英专及台大亦已相继开学，仓卒间不暇取四家词一一说之，遂依时代之前后，先说温庭筠一家，勉为报命，他日有暇，或可更取韦、冯、李三家一并说之，以卒成前愿。

此我所以取温词而说之之理由二也。

夫前贤已往，心事幽微，强作解人，已不免于好事之讥，而况以我之个性之疏略，飞卿之词作之精美，倘非迫于报命之故，则即使个人欣赏态度有如上所云云之转变，亦何敢便率尔说之也。

昔佛家有偈云：“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度残春。”今兹之说温词，真所谓愚而不智、劳而少功者也。

乃竟不得已而说之矣，则所差堪告慰者，惟不敢不以诚实自勉耳。

譬若游鱼饮水，野人负曝，或者尚不失为个人之一得，至于欲求其有得于作者之用心、有当于读者之

<<迦陵论词丛稿>>

体认，则非所敢致望者也。

又本文原拟但为词说，其后又增入《温庭筠之生平及其为人》与《温庭筠之词集》二节。前一节之增入，乃为个人解说方便计，盖因欲辨温词之有无寄托，故抄录若干史料，以为知人论世之资。

后一节之增入，则为初学欲读温词者略作指示而已。

至于所谓词说，则包括三部分：一为《论温庭筠词之有无寄托》，一为《温庭筠词之特色》，一为《温庭筠词释例》。

《论温庭筠词之有无寄托》一节，虽微嫌枝蔓，然而此问题似亦在不可不辨之列，故略及之；《温庭筠词之特色》一节，则但就个人所见飞卿词之一二特点，稍加说明，至其与世人同者，则略而不述焉；《温庭筠词释例》一节，则取飞卿词代表作品数首，略加解说分析，所着重者但在个人之感受与欣赏，既非同于注释，亦有异于翻译也。

再者，本文乃用浅近之文言写成，则亦不过但为立说方便而已，文白工拙原非所计。

凡此诸点，惟但求尽其在我，固未必皆能有当也。

二温庭筠之生平及其为人 温氏之生平及其为人，具见新、旧《唐书》列传及各家笔记中，今择要摘录于后，读者可自览而得之，遂不复作冷饭化粥之举，惟冀知人论世之际，庶几可以略省读者翻检之劳而已。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温庭筠传》：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飞卿。

大中初，应进士。

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

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

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綯（按当作滴）之徒，相与藉饮，酣醉终日。

由是累年不第。

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

成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狎邪，久不刺谒。

又乞索于杨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

败面折齿，方还扬州诉之。

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狎邪丑迹，乃两释之。

自是污行闻于京师。

庭筠自至长安，致书公卿间雪冤。

属徐商知政事，颇为言之。

无何，商罢相出镇。

杨收怒之，贬为方城尉。

再迁隋县尉，卒。

……庭筠著述颇多，而诗赋韵格清拔，文士称之。

《旧唐书》同卷《李商隐传》： 李商隐……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

文思清丽，庭筠过之。

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

《新唐书》卷九十一《温大雅传》附《廷筠传》： 彦博裔孙廷筠，少敏悟，工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

然薄于行，无检幅。

又多作侧辞艳曲，与贵胄裴诚、令狐滴等藉饮狎昵。

数举进士，不中第。

思神速，多为人作文。

大中末，试，有司，廉视尤谨，廷筠不乐，上书千余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执政鄙其为，授方山尉。

<<迦陵论词丛稿>>

徐商镇襄阳，署巡官，不得志，去归江东。
 令狐绚方镇淮南，廷筠怨居中时不为助力，过府不肯谒。
 丐钱杨子院，夜醉，为逻卒击折其齿，诉于绚。
 绚为劾吏，吏具道其污行，绚两置之。
 事闻京师，廷筠遍见公卿，言为吏诬染。
 俄而徐商执政，颇右之，欲白用。
 会商罢，杨收疾之，遂废卒。
 本名岐，字飞卿。

唐人撰《玉泉子》：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杨子留后姚勳厚遗之。
 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狎邪所费。
 勳大怒，笞且逐之。
 以故庭筠不中第。
 其姊，赵颀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勳。
 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谁氏，左右以勳对之。
 温氏遽出厅事，执勳袖大哭。
 勳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
 移时，温氏方曰：“吾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
 迄今遂无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
 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脱。
 勳归愤讶，竟因此得疾而卒。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宣宗时，相国令狐绚……曾以故事访于温岐。
 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
 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
 ”绚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
 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
 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
 ”又《北梦琐言》卷四：温庭云，字飞卿，或云作筠字，旧名岐。
 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曰温、李。
 才思艳丽，工于小赋。
 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
 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
 而士行有缺，缙绅薄之。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
 ’未得偶句。
 ”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末第进士对之。
 庭云乃以“玉条脱”续之。
 宣宗赏焉。
 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
 他皆此类也。
 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
 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
 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
 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之流？”
 ”帝曰：“非也。
 ”又谓曰：“得非大参簿尉之类？”
 ”帝曰：“非也。

<<迦陵论词丛稿>>

” 谪为方城县尉。

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

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

杜鹵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云诣韦曲杜氏林亭，留诗云：“卓氏垆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

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

”鹵公闻之，遗绢一千匹。

吴兴沈徽云：“温舅曾于江淮为亲表櫜楚，由是改名焉。

”庭云又每岁举场，多为举人假手。

沈询侍郎知举，别施铺席授庭云，不与诸公邻比。

翌日，帘前谓庭云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

”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宋钱易《南部新书》庚： 令狐相绚，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惜其力。

由是远近皆趋之。

至有姓胡冒令狐者。

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 庭筠，字飞卿，旧名岐，并州人，宰相彦博之孙也。

少敏悟天才，能走笔成万言。

善鼓琴吹笛，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何必爨桐与柯亭也。

”侧辞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

才情绮丽，尤工律赋。

每试，押官韵，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一韵一吟而已。

场中日“温八吟”。

又谓八叉手成八韵，名“温八叉”。

多为邻铺假手。

然薄行无检幅，与贵胄裴诚、令狐滴等饮博。

后尝夜醉诟狭邪间，为逻卒折齿，诉不得理。

举进士，数上又不第。

出入令狐相国书馆中，待遇甚优。

时宣宗喜歌《菩萨蛮》，绚假其新撰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

绚又尝问玉条脱事，对以出《南华经》，且曰：“非僻书。

相公燮理之暇，亦宜览古。

”又有言曰“中书省内坐将军”，讥绚无学。

由是渐疏之。

自伤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

”徐商镇襄阳，辟巡官。

不得志，游江东。

大中末，山北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试于帘下，恐其潜救。

是日不乐，逼暮，请先出，仍献启千余言。

询之，已占授八人矣。

执政鄙其为，留长安中，待除。

宣宗微行，遇于传舍，庭筠不识，傲然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之流乎？

”又曰：“得非文参簿尉之类？

”帝曰：“非也。

”后谪方城尉，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

尔既早随计吏，宿负雄名，徒夸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

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

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

<<迦陵论词丛稿>>

”庭筠之官，文士诗人争赋诗祖钱，惟纪唐夫擅场，曰：“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

”唐夫举进士，有词名。

庭筠仕终国子助教，竟流落而死。

今有《汉南真藁》十卷、《握兰集》三卷、《金笏集》十卷、《诗集》五卷及《学海》三十卷，又《采茶录》一卷，及著《乾膜子》一卷，序云：“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说诸心，庶乎乾膜之义欤。”

”并传于世。

（按温庭筠之作品今但存《诗集》三卷、《别集》一卷，清顾嗣立辑《集外诗》一卷。

词散见《花间》、《尊前》诸集。

说详后。

）以上所摘录之诸则记载中，温氏之生平及为人已可概见。

他如《全唐诗话》、《唐诗纪事》、《唐摭言》、《桐薪》诸书中，亦多记有温庭筠之琐事轶闻，以事多重，此不具录。

又近人夏承焘编有《温飞卿系年》一卷，考订颇详，可供参考之用。

三 温庭筠之词集 温庭筠之作品，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云：“温庭筠《握兰集》三卷，又《金笏集》十卷、《诗集》五卷、《汉南真藁》十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云：“温庭筠《汉南真藁》十卷，又《集》十四卷、《握兰集》三卷、《记室备要》三卷、《诗集》五卷。”

”又著录云：“《温庭筠集》七卷。”

”世多以为《唐志》所者录之《握兰集》三卷、《金笏集》十卷即是温氏之词集。

然据《温飞卿诗集笺注》所附录之康熙三十六年长洲顾嗣立跋云“今所见宋刻，止《金笏集》七卷、《别集》一卷、《金笏词》一卷”，是飞卿词集宋时但有一卷，则世所称之《握兰》、《金笏》二集，恐系兼诗文集言之，非专指词集也。

又《疆村丛书》收有《金笏集》一卷，卷首题名温飞卿庭筠，世亦有误以此即为《金笏集》者，然据《金笏集》所附鲍以文跋语云：“右《金笏集》一卷，计词一百四十七阕，明正统辛酉海虞吴纳所编《四朝名贤词》之一也。”

编纂各分宫调，此他词集及词谱所未有。

间取《全唐诗》校勘（按《全唐诗》曾汇辑唐五代词附于书末），中杂韦庄四十七首、张泌一首、欧阳炯十六首，温词只八十三首，疑是前人汇集四人之作，非飞卿专集也。

按飞卿有《握兰》、《金笏》二集，《金笏》岂即《金笏》之讹耶？元本为梅禹金先生评点，余从钱塘汪氏借抄得之。

”（按鲍氏谓《金笏》非飞卿专集，所言极是，然以《金笏》为《金笏》之讹，则非矣。

）其后更有朱孝臧氏跋文云：“此鲍录饮手稿，朱笔别纸附写本后。”

按宋吉洲本《欧阳文忠公集》刻成于庆元二年，《近体乐府》校语引《尊前》、《金笏》诸集。

陆放翁跋《金笏集》云：“飞卿《南乡子》八阕，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

淳熙己酉立秋观于国史院直庐。

’此则更在庆元之前。

盖宋人杂取《花间集》中温、韦诸家词，各分宫调，以供歌唱，其意欲为《尊前》之续。

故《菩萨蛮》注云：“五首一已见《尊前集》。”

’吴伯宛谓《尊前》就词以注调，《金笏》依调以类词，义例正相比附也。

《南乡子》本欧阳炯作，放翁目为温词，可见标题飞卿，由来已古。

……丙辰三月谷雨日归安朱孝臧。

”据此可知题名温飞卿之《金笏集》，实非飞卿专集，而为宋人杂取《花间》诸家之作所编之词集，分宫调编排，取供歌唱者也。

宋人不尚考据，故于各家姓名，亦不加订正题名温飞卿，沿误已久。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有《金笏词》一卷。

跋文所云“钱唐丁氏善本书室藏有一百四十七阕本”者，实即《金笏集》也。

<<迦陵论词丛稿>>

《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三号赵尊岳《词籍提要》云：“丁氏善书室藏书志《金荃词》一卷，何梦华藏书，有无名氏跋，即录饮此稿(按即前所录《金奁集》后鲍渌饮之跋文)。盖梦华据此逐录，而掩其名，又臆改《金奁》为《金荃》也。”王国维氏所见者盖即此本。

<<迦陵论词丛稿>>

编辑推荐

《迦陵论词丛稿》由北京大学出版。
文学的创作技巧，却原来也有着可以超越时代和生活背景的一些基本相通之处，正如衣服的缝制，虽然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在质料和式样方面可以有极大的差别，可是裁制的手法，在基本上却倔是有着某些相通之处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